

●走读邢襄

故乡的滏阳河

谢爱民

我们村西一点五公里处，横亘着一条自南向北流淌的河，那便是滋养了冀南大地数百年的滏阳河。

滏阳河发源于太行山东麓邯郸市峰峰矿区的滏山南麓，因山得名，古称滏水。这条河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经人工历代疏浚而成，先秦时期便有记载，曾长期作为漳河支流。明成化十一年（1475年），磁州判官张埜开河分流，让滏水脱离漳河怀抱，初具独立河道雏形；成化十八年（1482年）起，知府张梦辅主持大规模整治，使其具备稳定通航能力，就此开启三百余年的航运传奇。历经明清至近现代的持续修缮，最终形成如今的干流格局。它隶属于海河流域子牙河系，蜿蜒413公里，流经邯郸、邢台、衡水等多地，在沧州献县与滹沱河汇流后统称子牙河，既是防洪、灌溉、排涝、航运兼具的骨干河道，更是邢台平乡县境内常年有水的生命之河。

记忆中的滏阳河，是水量充沛的黄金水道，20世纪60年代初仍有小型货船往返于邯郸、邢台与天津之间。1972年我到平乡县郭桥公社担任

广播员时，公社西侧河岸就设有卸煤码头，东郭桥村北的煤建公司占地十多亩，堆积的煤炭如黑褐色的小山，公社开大会时，煤堆顶端便是天然的主席台。

儿时最大乐事，莫过于在舅舅带领下，到滏阳河边看船。两岸绿树成荫，瓜果挂满枝头，风过处果味飘香。顺流而下的货船载满煤炭、瓷器，白帆高高扬起，兜着清风疾驰，舵手摇动木桨的身影在碧波中晃动；更有趣的是逆水而上的船只，几位船工低着头、弯着腰，紧抓长长的纤绳，沿着河岸一步步艰难前行，纤绳在肩头勒出深深的印痕。那时年纪小，不懂船工的艰辛，只觉得新奇好玩。调皮的小伙伴们会沿着河岸跟着船跑，高声喊着“冲船啦，赶快追，不看就走了”，有的还捡起河坷、泥丸往河里扔，引得船上人急声嚷嚷，河风里满是清脆的笑声。

稍大些，每逢星期天或假期，我们便要去找生产队的牲口割草。若要到河西的地里，桥远路绕，我们便脱了衣服，双手高举着盛草的筐子和衣物，在

深水中奋力游向对岸。刺满草返回时，水浅便直接蹚水而过，水深则需绕道过桥。正因离河不远又常下水，我们那儿的男人大多练就了一身好水性。

那时的滏阳河常年流水不竭，是沿岸村庄的灌溉之源，即便我们村离河三四里地，也能享受到河水的滋养。每年春冬两季开闸放水，多数年份可自流灌溉；遇着旱年河水偏少，乡亲们便人工掏水浇地。有时水量丰沛，冬季灌溉得沟满壕平，田野里一片汪洋，寒冬一至便成了冰封的世界，我们这些孩子总爱跑到冰面上滑冰嬉戏。两岸的良田得益于河水滋养，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基地，嫩叶绿蔬点缀着河岸。

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汽车货运取代了水船运输，河水日渐枯竭，最终断流干涸。没了水的河道，竟能推着自行车穿行。那些年里，有人在河道里开荒种地，有人起沙取土，村边的垃圾随意倾倒在河床上，甚至有临近河堤的村民翻盖房屋时，从河道挖土垫宅基地。曾经的母亲河成了无人管护、任人摆布的废河，看着

它满目疮痍，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，只能期盼着它能重焕生机。

治理滏阳河是系统性工程，需省市牵头、沿线联动。2018年9月，平乡县委、县政府响应省市部署，打响滏阳河生态修复战役。2023年4月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、补水河道清理整治等项目同步开工，历经120个工作日，于当年12月顺利竣工，治理长度达2414公里。工程秉持“水清河畅、行洪安全、岸绿景美、贴近自然”的理念，分片分段精细化打造，在关键节点匠心营造人文景观，让县城内的滏阳河重现“水清、河畅、岸绿、景美”的胜景。如今的河岸两侧，借着地肥水美的优势，重新恢复了蔬菜种植基地的生机，尤以贡白菜闻名全国，获评河北省优质农产品，让这条母亲河再次成为滋养民生的沃土。

喜看故乡母亲河的蝶变，欣然赋词一首：

《沁园春·故乡的滏阳河》
源滏山南，北走沧浪，千里蜿蜒。
忆儿时旧景，帆悬碧浪；
船工纤影，摇荡苍烟。
稚子追嬉，泥堆飞掷，笑闹声中桨影旋。
曾滋养，溉千畴沃野，万户炊烟。
悠悠岁月欣然，喜故道重疏淤稻田。
看岸凝翠色，贡白菜绽；
丰登五谷，仓廩盈田。
父老开颜，清流复见，再睹长河焕笑颜。
凭栏望，美碧波叠漾，续写新篇。

温润的光

王晨宇

老刘是我的领导，他的孩子比我小几岁，在他眼里，我们这些上班的小年轻就和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。考虑到我们年轻人负担重，老刘经常邀请我们几个小年轻到家里吃饭。老刘的厨艺精湛，每次都能给我们的肚子喂个溜圆，摊在沙发上动弹不得。每次“辛辛苦苦”减掉的肥，一顿就给吃回来了。

老刘今年培养了个新爱好——学乐器。年初的时候，他去外地办事，回来的途中，去逛旧货市场，相中了一只军号。老刘是退役军人，部队那段时间不只是他的青春，更是他的荣耀。因此，他说，在集市上看见的时候就走不动了，果断掏钱买下了军号。只不过号这种乐器实在是入门门槛太高，和几个同是退役军人的同事折腾一顿后，号倒是吹响了，但是听起来音调什么的全没有，而且会的人太少，求教也没个地方。

等我们以为他已经把乐器这事抛之脑后的时候，他又买来了一支萨克斯。他给我们展示的时候，眼里带着兴奋，嘴角上扬，整个人兴致勃勃，像是一个刚刚得到玩具的小孩子。黑色的包装盒一打开，里头除了萨克斯，其他空间被那长的、短的、弯的、曲的各式配件塞得满满当当的。

自那以后，常能听到他和萨克斯的消息。他专门去找人拜师学萨克斯；哨片不合适需要换新的；老师叮嘱他要多练基础；开始练曲子吧，等“六一”的时候给我们演奏一曲《女儿情》；吹着萨克斯不够洪亮需要有个音响；看谱子平板需要有个支架。我眼睁睁看着老刘的“小金库”哗啦啦地流，也看着他吹萨克斯的水平逐步上升。从吹个音都艰难，到练习那首磕磕绊绊的《女儿情》，到后来主动去学习那些新的曲谱。于是，老刘成为我们周边的“明星”，一谈起他来，大家都知道他忙着“上进”。

老刘为了吹萨克斯做出了多番的努力。萨克斯毕竟是乐器，但凡乐器没有不抗民的，尤其是他这种还外接音箱的。他吹萨克斯只能是空闲时间吹吹，可他下班了，学生放学了，劳累一天的上班族也回家了，他只好去偏远的地方吹曲儿，于是，常见他开着小车带着装备往城郊跑。

他吹得高兴，只要有时间就吹，沉浸在自己的人生乐章中。我们常问他，山不爬了？鱼不钓了？他有好多个爱好，我看过他在雪天里爬山的照片，吃过他钓得鲜美的鱼，身边围绕着他养的花花草草。这样的人，总是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大家都羡慕他，临近退休了，还能想着去学乐器。

虽然岁月在流逝，老刘也渐渐变老，但他总有从头再来的勇气，人生那么漫长，他总是把自己当成小孩子，在人生的河岸边，跑跑停停，时不时捡到一些小石子。把那些石子攥着，磨着，磨光了棱角，留下了温润的光。



插图 高丁煜



百泉

刊头题字 六净
刊头美术 贺林

清晨一出门，一股清冽之气便扑面而来，像是含了一口冰镇的薄荷水，直沁到肺腑深处。抬头看看天，是那种均匀的、洗过似的瓷青色，没有一丝云，干净得让人心里也跟着敞亮。这就是冬月了，农历的十一月，它不像初冬那般还带着秋的余温，也不似腊月那样被年关的脚步催得人心忙乱。它端正地置身在冬三月的正中间，像一位沉静的智者，将所有的寒冷与光亮，都收纳得妥妥帖帖。

风是硬的，刮在脸上有些轻微的刺疼，可是，阳光一照下来，那疼里又生出一种奇异的、清醒的快意。院落的那株老梅，枝条越发显得黑硬，铁画银钩似的，将那片瓷青色的天空切割出了疏朗的图画。前些日子，母亲摘下了最后几颗柿子，如今，柿树的空枝上还挂着一层薄薄白霜，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银光。万物似乎都收束了起来，敛了声息，但是，那泥土看似板结，底下却正蓄着温暖，那看似枯槁的树的枝干，内里的浆液正在缓慢地、笃定地流转。这便应了冬月那古雅的名字——“畅月”。畅者，充也，不是喧哗的丰盛，而是内里的、静默的充实，仿佛天地正屏住呼吸，将所有的力气与精华，都暗暗地、扎实地囤积到生命的根底里去，准备着来年蓬蓬勃勃地迸发。

家里的日子，也因为这份充实而变得格外温厚起来。灶间总是暖的，母亲开始着手腌制过冬的蔬菜，大缸小瓮摆在檐下，空气里终日浮着花椒与粗盐炒过的咸香，混着白菜、萝卜那股子清生生的水汽。父亲则把农具一样样拾掇干净，该修的修，该上油的上油，动作不紧不慢。黄昏时分，炉火哔哔啾啾，一壶水放在炉子上，水烧开咕咕作响，水汽在窗玻璃上晕开了一团毛茸茸的光。这时，最适宜捧一卷闲书，或是就着灯火，看母亲

一针一线地缝补旧衣。那光景，让人无端想起古人的诗句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。虽无新酒，但是，这满屋的安详与温暖，便是最醇厚的生活之酿了。冬月里，气温沉稳的时节，开始酿造各式腌菜，让果蔬在漫长的低温里，静静地转化成绵长的风味。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智慧？在最收敛的时节，为最丰美的未来埋下伏笔。

冬月

王吴军

冬月在古代曾是一岁之始。周朝时，冬至所在之月便是新年。读《史记》这部书，见“黄帝得宝鼎神策，是岁己酉，朔旦冬至，得天之纪，终而复始”的记载，心里便是一动。原来，我们此刻度过的，是一个被遗忘的“新年”。它虽然褪去了喧嚣的节庆外壳，但是，那“终而复始”的古老脉动，依然在光阴深处沉稳地跳动着。“冬至大如年”的俗语，便是这遥远的记忆在民间泛起的丝丝温柔的余响。在这昼最短、夜最长的至暗时刻，古人却敏锐地察觉到了“阳气始生”的规律。这洞察里，没有悲观，只有对天道循环最深沉的信任与最昂扬的乐观。

我想起在四川宜宾的兴文，苗族同胞正在过他们最隆重的苗年，从冬月初一到初三，杀猪宰羊，打制年粑，用“七色皆备、五味俱全”的年饭，感恩天地，款待亲朋。而在羌寨，人们则在冬月初一过“牛王节”，给辛勤一岁的耕牛喂上面馍，感念这老伙伴的辛勤劳作。这些仪式，都与汉地冬月里“吐故纳新”的“辜月”之意息息相通。我们辞旧的是旧岁的风霜；我们纳新的，是对生命本身永不衰竭的虔敬与祝福。

●生活悟语

爱在生活点滴处

瞿杨生

元旦回家时，我给父亲买了一件轻薄款的羽绒内胆。之前他总嫌旧棉袄好似铠甲般绑着身子，嘴上却硬说：“炉子旺，不冷。”我拆开包装，递过去，他嘴上嘟囔“又乱花钱钱”，手却接了过去。试穿时，他在镜前微微转身，肩膀松了松，最后轻轻地点了下头，说：“是比棉的轻巧。”

我的手掠过那灰蓝色的面料，触感柔软，几乎觉不出分量，却蓄着一团温吞的热气。我忽然想，这科技面料费尽心思做到的“超薄保温”，不正是儿女该学会的吗？爱，或许更适合做一层贴身的里衬，而非密不透风的棉花套。不抢眼，不厚重，只是稳稳地锁住自身那点易散的热气。

从前尽孝，总想着大张旗鼓。给老人买最厚的羽绒被，电暖气要功率最大的，叮嘱的话像棉被一样层层叠加。后来发现，母亲夜里会被热醒，父亲嫌暖气烤得嗓子干。我那超载的关怀，反而成了他们新添的、不忍明说的负担。如同一件不合身的厚袄，爱，首先得是合身的。于是，我学着做减法：换掉门口硬邦邦的棕垫，铺上绒面的；给母亲的老花镜配上防滑链，免得她总是慌张找寻；在他们常坐的沙发角落，添一盏光线柔和、能随手开关的阅读灯。这些改动都很细微，宛若给老房子的窗缝贴上新密的密封胶。风被妥帖地拦下，屋里的暖意，安安稳稳地聚拢。

再一层保温，是落在时辰里

的。电话里，我不再说“记得吃药”那笼统的话。我会在下午三点，阳光最好的时候拨过去：“妈，把手机对着阳台，我们一起晒晒背。”汤也煲得少了，改成小火慢煨的粥，可以温在锅里，随他们心意舀上一碗。这时的陪伴，仿佛一层无形的气凝胶，蓬松地填满他们独自在家漫长的午后，让时间走得慢些、稳些。

最难的一层，是护着他们的心神。父亲的话越发少，常常对着电视发呆。我不再急着找新话题去填满寂静，只是挨着他坐下，等他忽然想起某个遥远的人名、某件泛黄的往事，再顺着那头，轻轻地扯出一段旧时光。当他因为手机上一个简单的操作反复出错而懊恼时，我第一句总说：“这个设计得不好，好多人都不明白。”我小心地在他们与这个令人目眩的时代之间，垫上一层薄薄的缓冲。保住那点体面与从容，或许比保住体温更紧要。

那天夜里起身，看见父亲已穿着那件内胆，在灯下看书；母亲搭着我买的薄毯，歪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屋子里静，暖气也只是微温，可那景象却让人心底妥帖。他们被各自那圈小小的光与暖意着，恍若两个安稳的岛屿。在这片安稳的静默里，我明白，子女所能做的，从来不是驱尽所有的寒，而是成为一层努力贴合着他们的“保温层”。用料虽薄，心思缜密，一寸一寸地，去抵御那悄悄渗入生命的凉意。

审美三代风

王亚娟

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手机屏幕在昏暗中轻轻一亮。是母亲的信息，她叮嘱我给她买个落地衣架，还念叨着我家里的那个看着就挺“结实”的。我睡眼惺忪地笑了，立刻在购物软件里下了单，然后回复她道：“相信您闺女的眼光，绝对没问题。”

付款成功的页面跳出来，我不由失笑：“小时候都是我跟着你的审美买，如今，倒是调了个个儿。”母亲在那头也笑了，说：“每一代人的审美观不一样。以前你外婆总喜欢给我打扮得花花绿绿的，后来长大了，她也受到我的影响。”

我起床后，走到卧室角落挑选今天的穿搭，看着那个被母亲称赞“结实”的衣架。简单的笔直线条，除了木头本身的生长纹理，再无半点修饰。它沉默地立在那里，上面挂着我的日常穿戴，灰的，白的，黑的，像一幅泼墨写意的画。这审美的确是我的。

然而，母亲的话，却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记忆的锁。

我的眼前，浮现出外婆的样子。她是个安静的老太太，记忆里，她却总穿着那种偏襟的粗布衫。宝蓝色的底子上，是大朵大朵的红牡丹图样；或是各种花样的衬衫和裤子，像要把祖国的繁荣穿上身。

她有一双巧手，我童年许多毛衣，都出自这双手。那毛线，是桃红配着柳绿，或是明黄搭着湖蓝，织出各种小鸭子、小狗的图案，可爱又暖和。她笑着看我穿上新衣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牵着我的手，走在故乡的小巷里。

母亲，便是从这样一个浓墨重彩的背景里走出来的。她的青年时代，恰逢社会风气日渐开化。她开始摒弃外婆那种无所不

在的“满”，悄悄寻到了“留白”的妙处。她最爱的穿搭是一件白底碎花衬衫，再搭配一条深蓝色的裙子。她教我：“一身的打扮，总要有个重点。若上衣已经花了，下头便配条素净的裤子或裙子，这叫‘压得住’。”母亲说她的衣柜，当时是一个微型的战场，一半是外婆购买的、依旧鲜亮的服饰，一半是她自己选择的、款式简约、颜色清雅的“新派”衣裳。她们母女俩，为了一条裙子的花色，常常能争执半晌。外婆嫌母亲的太过朴素，像个“小老太婆”；母亲则笑外婆，是过时的审美。

而今，我的审美，似乎走向了比母亲更极致的“简”。我的衣架上，我的房间里，乃至我的工作中，都排斥着任何多余的装饰。我一度以为，这是我个人审美的宣告。可此刻想想，那衣架“结实”的赞誉，何尝不是外婆那辈人对“牢固”“耐用”这些品质的看重，经由母亲之口，传递到了我的审美上？而我为母亲挑选衣架时那份自信，又与当年外婆为我编织毛衣时的那份笃定，何其相似。

所谓传承，原来并非一条单向的、后辈追随前辈的河流。它更像是一阵风，吹过三代人的庭院，拂过外婆的粗布衣，扬起母亲的衬衫，最后，轻轻撩动我的裙角。

窗外的天光已大亮，温柔地照在那原木的衣架上。我仿佛看见，外婆那件宝蓝色的牡丹花衫，母亲那件蓝色短褂，和我这件米白色的棉麻长裙，正一同静静地悬挂在这横杆上。它们颜色各异，质地不同，却彼此依偎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而动人的图景——它的名字，就叫“传承”。



百泉之水 刘向宇 刻